

古今圖書集成

曆象彙編

庶徵典

中華書局
己卯書局

曆象彙編 庶徵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一卷目錄

庶徵總部彙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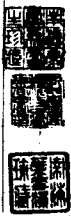
周 第一則

漢文帝二則 宣帝元康二則 神爵二則
五鳳一則 元帝初元四則 建昭一則
成帝始二則 鴻嘉一則 永始一則 寶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彙考一

周



周制凡有災變則君臣交儆膳夫減膳大司樂弛縣
大宗伯族望於上帝岳瀆小宗伯禱祠於社稷宗廟
嚮人樂門巫祝之官以辭令歌哭祈禱於神而占
視妖祥吉凶則祗視與保章司之

按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注皆自為貶損憂民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

登成也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言不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

人君驅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懸今不懸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

公食大夫禮設止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

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實互相通耳

按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注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晦蝕地裁崩

動也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

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李氏曰荒札裁皆

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

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

如此天不為之順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

寧未之聞也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荒禮哀凶札

注荒人物有害也札讀為裁謂疫癘

以弔禮哀禍災

注禍災謂遭水火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注故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

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

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凶謂年穀不熟裁謂水大

也鄭司農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

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裁之後而合祭也

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

旅而祭之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

不能如禮也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

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禱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

共禱祠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注王昭禹曰大裁若日月山川家廟皆非常之變

則合衆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司

農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

祭依倣其正禮舉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嚮人樂門用蠶齋

注祭謂管節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

則水旱蠲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王昭禹曰祭則蠶正

春秋祭祭是也鄭司農曰祭祭必於國門意以災

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

之所盛拒則用蠶齋蓋蠶齋者取甘蠶割去其

柢以膏為食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蠲

疫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茲其為過也大

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蠶以膏以表其純質

之義祭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云祭

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

蠶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蠶又中虛為善容亦

有門之象易以艮為門闢八音以艮為蠶爵之意

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泰瓦甗又用蠶爵禮

記言器用陶匱以象大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

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匱此所謂大蠶則瓦甗之

類用蠶齋則蠶之類皆質而已

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為害君臣

素服縗冠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恆在并州僞僞怪也大怪異哉謂大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書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大札大因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札疫癘也凶年也裁木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

厭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妖祥善惡之徵

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饋四曰監五曰開六曰嘗七曰彌八曰敘九曰烝十曰想

鄭司農云禘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饋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開日月食也嘗日月替皆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

叙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烝者升氣也想者輝光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延珥也彌氣貫日也隋虹也詩云朝濟于西想難氣有似可形想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一曰順祝

順豐年也

三曰吉祝

祈福祥也

四曰化祝

注弭教兵也

五日瑞祝

逆時雨旱風旱也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禘祠

注大故兵寇也天裁彌疫水旱也彌猶偏也偏祀社稷及諸所臨既則祠之以報焉鄭氏曰國有裁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患之始禘祈將報祠皆掌之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旱風旱彌裁兵違孽疾

注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禋禘御凶咎

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

注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人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祝所施為

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注有歌者有哭者莫以悲哀感神靈也

日歌與哭兼之者若五子之歌及今喪家輓歌其哀怨尤甚孫氏曰祠祀禘禘本於人心之不能

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為節文鬼神坐視出乎天道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絕之不知其不容絕也夫大祝小祝

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官闈嚴密之地亦有女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褻惑兆靈何哉蓋命之為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

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皆不限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為巫在女為覡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象而狀其神位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疫為民以祈而鬼神聆鑒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注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歲縮圖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朧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

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如前出為歲歲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圖角者星備

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王昭禹曰掌天與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劉執中曰掌天星謂占卑之志者記歲

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小大淺深黃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日月星辰右運大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而星辰日月之動為可志矣堯典曰中宵中日月短蓋以其星志之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

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為七政從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

日月薄食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字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浮於元楊蛇乘龍宋鄭必微禪電曰歲棄其火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幣周楚惡之星字大辰而占在宋衛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其後崔浩占美惡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為吉不循軌為凶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為吉掌珥駭匿角失色皆非特度之變為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疆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楊齊也蠡嘗衡也降豐魯也人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其字之氣為象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五雲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務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教

政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教政訪序事

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太序其事鄭師曰占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災者必貴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上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訪然後知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教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牛嘉會曰救政詔於上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近之

漢

文帝後元年以荒歉水旱疾疫詔議闕失以問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元年春三月詔曰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思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大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大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木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史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遺思無有所隱

後六年以旱蝗詔行蠲賑減省諸政

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郡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買爵

宣帝元康元年以祥瑞詔賜吏民有差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春三月詔曰乃者以皇集泰山陳雷甘霖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風夜就就雖有驕色內省匪解未惟懼善不云乎風皇來儀庶尹允諧其教天下徒賜勸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更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蠲募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元康四年以神爵見詔賜吏民爵及牛酒帛

按漢書宣帝本紀四年三月詔曰適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靈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蠲募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以祥瑞數見改元

按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三月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咸鳳為寶朕之不明震

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
魚舞河幸萬歲宮神齋翊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
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餘寡孤獨高年帛所振食物勿收行
所過毋出田租

神爵二年以鳳皇甘露降集赦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二年春二月詔曰適者正月乙丑
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
天福祇事不忘其教天下

五鳳三年以匈奴來降祥瑞並見赦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五鳳三年三月詔曰往者匈奴數
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聞
權運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
大臣立盧閭權單于于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者
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
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
亂單于聞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
皆且渠當戶以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
臣使使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
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蠡燿
齊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
宗廟三月辛丑鳳皇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
止地文章五色雷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
能任冀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
不忘公卿大夫其助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饌寡孤獨
高年帛置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元帝初元元年以大水饑疫蠲減有差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元年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
減樂府員省苑馬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詔
曰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
足以充人舊貫之居具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大僕減設食馬水衛省肉食飲

初元二年以災異赦天下

按漢書元帝本紀二年二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
陽和風雨時日月星辰靜麗庶康寧考終厥命今
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
異並臻連年不恩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
太上皇廟殿壞木備壞敗縣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
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風夜兢兢不運大變深懼朕
悼未知其序問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
陷刑辟朕甚聞之郡國被災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
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承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
親覽焉 按異傳傳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
食七月己酉地震復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
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
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
道然後知上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
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
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秦迺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憂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
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職學齊
詩聞五際之要十目之交篇知日月地之效昭然
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
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
見於奇物變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精人
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
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
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康百年之積歲也正以結歲
本首上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
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主之所以大通
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
姓五適為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
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奮爵
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
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入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
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
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嗣者此損陰氣應
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
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
陛下裁察 按匡衡傳衡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
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
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

射聖德開太平之路問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降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錯而不用于也臣愚以爲宜一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極尊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上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被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坐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盡忠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爲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遵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詩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

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都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駁有以相讎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衆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吏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兒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清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才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禁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還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初元三年詔舉明陰陽災異者按漢書元帝本紀三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問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雖合苟從未肯極言朕其閑焉未惟悉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千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龍渠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

自以得上意初元五年以災異下詔脩省按漢書元帝本紀五年夏四月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應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其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之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二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以學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錄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建昭四年詔脩省按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悉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實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錄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上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朕獲觀教化之流焉按京房傳未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壽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者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成帝建始元年以火災星孛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詔曰適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咎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按孝成許皇后傳上採谷未割向之說以報皇后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星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與廢氣於後宮視后孝無能懷姙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前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木出流殺人民後則詭言相傳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適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曉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卽百姓百姓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就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曰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楊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木也明陰盛勢在內於戊己虧片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成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沒

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髣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曰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史大長秋來曰之更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恨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時變日化遺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且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喻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諒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末究愛何不藏養名顯行以息衆譴垂則刻委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

建始三年以日蝕地震求直言

按漢書成帝本紀二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譴見天地災異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其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而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鴻嘉元年詔以災異遣使舉冤獄中赦守相

按漢書成帝本紀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者壽啓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寬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祿寡孤獨高年帛通貸未入者勿收

永始二年以龍見日蝕中赦百寮

按漢書成帝本紀永始二年春二月詔曰適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大著變異以顯朕郵朕其懼焉公卿中赦百寮深思天譴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 按谷未傳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讓者多歸咎焉未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燕薊冒頓之患南無趙陀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過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號百官整互親政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令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權塞大異皆歸咎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昧之譖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選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

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
申以大木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
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
地之異長思宗廟之司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
駁之愛希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
進爵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
書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
適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
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
太后之憂懼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
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
除雨水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
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
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問離貴后盛衰自知忤
心逆耳必不免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
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
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其難語不可露顯
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
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奈
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陛下省察熟念厚
爲宗廟計永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之當之時
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未受所欲言未對曰臣
聞主天下有國家者思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
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已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
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靡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
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愚直言之路開
則四方豪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
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
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
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
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
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
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
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
代所以阻祖稷虞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
酒書曰適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逆逃多罪
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喪姬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余所以二世
十六年而亡者豈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
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聚爲貽匪降自天生
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助前朝熹灼四
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
起大所不覺自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戚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併榜筆將於炮
烙絕滅人命上爲趙李報德復怨及除白罪建治正
吏多繁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人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口食肉凱以昭其幸王者必

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乘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
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鳥集難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濁嫖娼濁
殺無別閭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
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
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
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
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賦斂徵發
如雨役百乾薪費疑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又廣用營表發人家壘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元
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白姓無旬
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
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絕經輕身妄行當盛壯之
降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校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自裁方今社
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
之德昭然遠照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
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
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始出之具免
已復禮母戚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

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再聽後宮之請
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
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復初陵之
作止諸繕治宮室闢更減賦盡休力役存郵振旅困
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
吏尸厚祿以次實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冀省無
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繼介之邪不復敢心則赫赫
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
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
吏不知本朝失得皆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
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
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末自
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
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末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
末較過交道廢者勿追御史不及未還上意亦解自
悔明年徵末為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
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末當之官上使衛尉
淳于長受末所欲言末對曰臣末幸得以愚朽之材
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
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復蒙厚
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限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
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
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所欲言聞事君
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末幸得
免於言責之幸有官守之任當畢力竭職養經百姓
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

故還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說委杞
後復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忠
經曰雖爾身在外適心無不在王室臣末幸得給事
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
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
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遺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適天下之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
及行華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
節財足養庶和時則封氣理致五徵時序百祀壽考
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天道妄行逆天暴物
窮奢極欲湛溺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迷骨肉
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封氣悖亂咎徵著
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
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
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諭告更命有
德詩云適晉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奢弱遂命賢聖
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
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
業當陽數之標準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連運
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難馬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
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記久不塞除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
之會四月丁酉四方彗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
橫大彗三難之際會首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
之以不甯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

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降德積善懼不克濟內
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
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閑之處微舒權杆
之亂外則為諸夏上下將有焚並蘇令陳勝項梁奮
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
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末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
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謀黷燕飲
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
勿留動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
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
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
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郵與於百姓困
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
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
辭曰關動壯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捐用而大自潤故凶
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
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木委
不入今年蠶麥成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
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
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瘡痍窮困如
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奉請加賦甚繆經
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杜飛之狀始為此發
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
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挾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

執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
御府均官掌有庫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
服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惠廣施振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
風俗宣布聖德存郵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
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緩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
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
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
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之難深畏
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無貳舊愆屬精政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
天子其感其言 按劉輔傳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
廉為冀貢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
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
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
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
憂懼動也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
之異者庫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
遇有德之世考卜竊窺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寒
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遇觸情縱欲傾於卑
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異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
按張禹傳禹為丞相封安昌侯以老病乞骸骨禹
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未始元延之間日傳地災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

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
因用史民所言王氏事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
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
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了了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
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
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
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綏和二年四月哀帝即位秋以災異遣使巡行郡國
按漢書哀帝本紀綏和 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
位秋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問者
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地動過者河南潁川
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
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諸賜死者棺錢人三
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貧
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按李尋傳哀帝初即
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問者水
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
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
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
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
進臣尋侍卑衡淺過隨衆賈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
甘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
自以達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分有一可采唯冀須臾之間宿留善言考之文理稽

之五經撥之聖意以參人心大變異之來各應象而
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
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曰
將日清風發舉陰伏君以臨朝不帝於色日初出爽
以陽君登朝依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
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
脩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
日初出時陰雲霧氣起者法為牽於女禍有所畏難
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
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
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善世不可
不慎也唯陛下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禍邪
臣之愚請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勸強
大諫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
制陰陰乘得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降德克躬以
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
里立表萬里連紀紀后大星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
始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
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
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
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
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厚大柱小可為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忌以崇社稷尊本朝臣聞
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

歲星主歲事爲統百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
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開於奎星當以義斷之爰恐往來亡常周歷
兩宮作應低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
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常門而出亂焚惑
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焚惑爲患不難明堂之精
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爰惑既弛巧依挑讒
言毀善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
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星相守又主內亂宜察
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肅
肅濁激消散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常
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
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
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孽弗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
皆出星象所譴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爲
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
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
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
逆惡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
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臭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
喜惡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
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相深
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
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穀袍鼓之相應
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

通知月令之意設星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
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
武妻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本爲準平王道公正脩
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塞失綱則歸溢爲敗書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
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獻濟皆川水漂
溺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謂所謂燬燬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
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
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應庶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
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問者關東地
數震五星作異亦木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固志建威開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還本朝
大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
問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離者獨有汲黯以爲
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
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
何以知朝廷之災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
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會亡柱石之固守開於四
境始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
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諄諄
進賢良教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
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

之後日以哀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老結
舌邪偽並與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
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
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大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大統欲矯正之也宜少
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史從官
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
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
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
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
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
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
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
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
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
使護河堤 按師丹傳丹爲大司空上書言古者諒
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戶
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驎
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
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半讓爵位相隨受封
侯增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震水出流殺人民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觀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相濁之應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二卷目錄

庶徵總部彙考二

後漢光武帝建武一則 中元一則 明帝永平三則 章帝元和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安帝永初一則 順帝陽嘉一則 光和一則 明帝永平三則 章帝元和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吳大帝赤烏一則 晉武帝太康一則 元帝太康一則 哀帝隆和

宋文帝元嘉二則 梁武帝大同一則 武帝大同一則 高宗

南齊武帝永明二則 北魏太武太武一則 世祖太武一則 高宗

梁武帝大同一則 世宗太武一則 高宗

北魏太武太武一則 世宗太武一則 高宗

北周孝閔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

隋一則

庶徵典第二卷

庶徵總部彙考二

後漢

光武帝建武六年以往歲災荒詔給粟撫循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建武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

無以自贖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餼

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

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中元元年羣臣以諸瑞並至請付太史撰集帝不納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
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
岸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
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
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未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
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
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
傳來世帝不納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
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連有災異詔求直言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朕奉承
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大水旱不節稼穡
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風夜動思而智能不逮
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人不降遽今之動
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
詩百上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按鍾離意傳永
平三年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
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忘
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災異連降者皆在
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
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
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
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收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朕聞之詩必言哀樂者以人神之
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接萬機諒有司
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

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
永平十一年衆瑞並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一年渠湖出黃金唐江太守
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永平十七年以諸瑞並見告廟加恩天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
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夏五月戊子公卿百
官以祥物顯應通並集朝堂本鶴上壽制曰天生神
物以應王者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
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
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無辜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二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
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
贖

章帝元和二年以龍鳳並見加恩字內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夏五月戊申詔曰乃
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
雀甘露醴泉嘉禾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
三級高年餼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無寡惠此
獎獨加賜河南女子自戶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
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
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
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
三人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
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兒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
太守三千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十匹詩云雖無德與

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章和元年以祥瑞改元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章和元年秋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通鴻化繼熙康又光熙六幽訖惟人而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遠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答詣金城戍

安帝永初二年以災異詔求明習陰陽者以聞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永初二年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大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充顏復風夜克已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警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喉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屢見詔公卿言事靡諱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率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祇畏不知所裁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

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朕答辭有所諱 按鄧綰

傳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類通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災穢平衛流化與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者必於儉約拯溺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與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開離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淵其本者未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

永和元年以災異詔上封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遽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按周舉傳舉遷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名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言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自請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千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累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

寧帝建寧二年以災異詔公卿各上封事

按後漢書寧帝本紀建寧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按張奐傳建寧元年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水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中配龍騰蜃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黃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議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有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順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 按謝弼傳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奸臣當其譖夫蛇者陰氣所生孽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災感守元義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應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賈氏之誅豈宜答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賈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章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繼徙錮善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末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目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譴伏惟陛下裁其諫詞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承去官歸家嘉平六年以災異類見蔡邕奏七事詔納之

按後漢書帝本紀熹平六年春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冬十月於丑朔日有蝕之京師地震按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願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寫策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意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賣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

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也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聞成過風訊諸執事宜王遭旱當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人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始則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人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禮要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顧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體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史辛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志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一月不祭者謂上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一事臣聞國

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性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類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傍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國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帝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大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別白黑也伏見幽州刺史楊賜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度各有奉公疾奸之心惠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抗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議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疑息背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史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親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采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篇成文虛冒名氏臣母受詔於盛化門差大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筆見拜擺既加之恩雖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者言會諸儒於石渠草帝集畢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放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畢授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憐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誠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嚴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難繼繼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攀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都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難繼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終年陵大以暫歸見滿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因凶道路太子官屬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因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承尉焉光初元年以災異頻見詔光祿大夫楊賜議郎魯恭等言事書奏邑徙朔方賜免答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初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

蝱之已未地震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離離化為雄五月壬午有白夫人德陽殿門去不獲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八月有星孛於天市冬十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按蔡中郎集光初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名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鳳諸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殿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台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龍龍訓北面賜南面日碑華蔡邕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華視為對臣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臣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合聖問情求變易忤當怖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蛭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蛭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蛭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曰曰蛭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蛭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蛭者斗之精氣失度投蛭見德主惑於毀譽令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慮生占不慮言意者陛下下關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色進毀譽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忌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蛭所生也抑內寵任

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成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教也易傳曰陽威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早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為主氏之禍未至殷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大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口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木為成天子驚羣陰太陰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效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詔問曰南宮侍中寺開離離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離為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離禍孝宣黃龍元年末火官輅軫中離離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離離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

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鳴主不榮夫牝雞雖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雖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聖御改與政之原則其故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詔問曰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閭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而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故也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榮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榮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侯王不榮榮惑主禮太白金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榮惑為之退舍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凡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

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潰潭巴日出宮瓦自墜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集其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怨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德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也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慈懷褒臣博學深奧特垂訪及非臣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為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臣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威覺則危可為安因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遺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蛇蠍雖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前以來宮中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婕妤重赫赫生則費富伴於禁城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于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末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竊竊權蔽蔽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成蛇蠍集庭離離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恩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顓為

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傳璆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珍屯騎校尉蓋升其實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舉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惴惴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階墮則堂高輪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離殊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譏天戒誠不可戲也幸府君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實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歸隱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大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臣愚慙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大君臣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聞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之愆今因本傳文義謹奏

按蔡邕傳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